

■短章撷英

散文两篇

●(日)德富芦花

那些花儿

后山山腹长满了葱茏茂盛的萱草,中间点缀着一两棵山百合。白花初放,犹如暗夜的明星。转眼之间,很快开满山脚,含笑迎风。尔今,这些花比午夜的星星还多。

登山访花,花儿藏在深深的茅草丛里,不易发现。

归来站在自家庭院里眺望,白花含笑,要比茅草秀美得多。

朝露满山,花也沉沉欲睡了。

黄昏的风轻轻吹拂,满山的茅草漾起了青波。花在波里漂浮,宛若摇曳在水里的藻花。

太阳落了,山间昏暗起来,

只剩下点点白花,显得有些惨淡。

檐水

雨后,庭院里落樱如雪,檐水里也片片点点地漂浮着。

莫道檐水浅,君不见万里碧空怀里抱?

莫道檐水小,君不见蓝天水中照,落花点点漂浮?

樱花树梢在水中现出倒影,水底显露土色。三只白鸡走来,摇晃着红冠,俯首衔食,仰面饮水,其影子也映在檐水中,它们融然相处,怡然共乐。

相比之下,人类世界显得何其狭隘。

(选自《德富芦花散文选》)

■今日美文

柴禾

●刘亮程

我们搬离黄沙梁时,那垛烧剩下一半的梭梭柴,也几乎一根不留地装上车,拉到了元兴官村。元兴官离煤矿很近,取暖做饭都烧煤,那些柴禾因此留了下来。

柴垛是家力的象征。有一大垛柴禾的人家,必定有一头壮牲口、一辆好车、一根又粗又长的刹车绳,当然,还有几个能干的人,这些好东西凑巧对在一起了就能成大事、出大景象。可是,这些好东西又很难全对在一起。有的人家有一头壮牛,车却破破烂烂,经常坏在远路上,满车的东西扔掉,让牛拉着空车逛荡回来。有的人家正好相反,置了辆新车,能装几千斤东西,牛却体弱得不行,拉半车干柴都打摆子。还有的人家,车、马都配地道了,刹车绳也是新的,人却不行了——死了,或者老得干不动活。

我们刚到父亲的住处时,家里的牛、车还算齐备,只是牛稍老了些。柴垛虽不高,柴禾底子却很厚大排场。不像一般人家的柴禾,小小气气的一堆,都不敢叫柴垛。先是后父带我们进沙漠拉柴,接着是哥哥单独赶车进沙漠拉柴,接着是我、三弟,等到四弟能单独进沙漠拉柴时,我们已另买了头黑母牛,车轱辘也换成新的,柴垛更是没有哪家可比,全是梭梭柴,大棵的,码得跟房一样高,劈一根柴就能烧半天。

现在,我们不再会烧这些柴禾了。我们把它们当没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我们想,或许哪一天没有煤了,没有暖气了,还要靠它烧饭取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已不懂得怎样烧它。劈柴的那把斧头几经搬家已扔得不见,家里已没有可以烧柴禾的炉子。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扔掉那些柴禾,再搬一次家还会带上它们,它们是家的一部分。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

禾,那个院角垛着草,中间停着车,柱子上拴着牛和驴。一个完整的家院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多个冬天,那些柴禾埋在深雪里,尽管从没人去动它们。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禾,我们在心里需要它们,它让我们放心地度过一个个寒冬。

那堆梭梭柴就这样在院墙根呆了20年,没有谁去管过它们。有一年扩菜地,往墙角移过一次,比以前轻多了,扔过去便断成几截子,颜色也由原来的铁青变成灰黑。另一年一棵葫芦秧爬到柴堆上,肥大的叶子几乎把柴禾全遮盖住,那该是它们最凉爽的一个夏季了,秋天我们为摘一棵大葫芦走到这个墙角,葫芦卡在横七竖八的柴堆中,搬移柴禾时我又一次感觉到它们腐朽的程度,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动过。在那个墙角里它们独自过了许多年,静悄悄地自己朽掉了。

最后,它们变成一堆灰时,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烧它们,它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我们一直看着它们变成了这样,从第一滴雨落到它们身上,第一层青皮在风中开裂我们就看见了。它们根部的茬头朽掉,像土一样脱落在地时我们看见了。深处的木质开始发黑时我们看见了,全都看见了。

当我死的时候,人们一样可以坦然地说,他是自己死掉的。墙说,我们只为他挡风御寒,从没堵他的路。坑说,我没陷害他,每次他都绕过去。风说,他的背不是我刮弯的,他的脸不是我吹旧的,眼睛不是我吹瞎的。雨说,我只淋湿他的头发和衣服,他的心是干燥的,雨下不到他心里。土说,我们埋不住这个人,梦中他飞得比所有尘土都高。

可是,我不会说。没谁听见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说。

我一样没听见一堆成灰的梭梭柴,最后说了什么。

■精品画廊



天竺水仙图

吴昌硕/作

艺术简介:吴昌硕(1844.8—1927.11),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著有作品集《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缶庐近墨》等。

图中天竺以没骨积染法刻画,笔致潇洒飘逸,水与墨、色有机地交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艳而不俗的神韵。水仙以白描双勾法刻画,其不着一色的叶片与浓艳的天竺相比具有洗净铅华始见真的淡雅之美。(据人民艺术网)

■诗路花雨

洛夫的诗

雨天访友

雨天过访
尚未敲门
伞的水渍
溅入颈项
沿背而下一阵寒意
如刀划过
猝然想起
江南水声
泠泠响自
小小运河
蜿蜒绕过
我家后门
三月水涨
鱼群吹浪
河中有船
岸上有人
隔水相问
原是同村
什么样的天气
什么样的乡愁
满街只有风雨
不见一瓣杏花
骤闻高楼有人
哀歌胡笳十八
不待主人开门
我又隐入伞后
翻起风衣领子
追踪雨声而去

边界望乡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
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出汗
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
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
杜鹃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
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鹧鸪以火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
你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也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
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选自中国诗歌网)